

皓首学术随笔
来新夏卷



唐景林

任继愈

何怀宏

费孝通

吴元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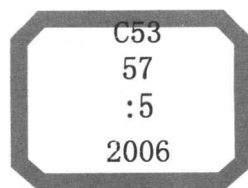
吴小如

来新夏

戴逸

Lai Xinxia
Juan

中华书局



皓首学术随笔

来新夏卷

李桂林

任继愈

何中子

袁震

吴元

吴小如

朱新夏

戴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来新夏著.-北京:中华书局,2006

ISBN 7-101-05108-1

I. 皓… II. 来… III. 中国-历史-随笔-文集
IV.①C53②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4323 号

书 名 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

著 者 来新夏

责任编辑 王守青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 //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640×960 毫米 1/16

印张 21 $\frac{1}{4}$ 插页 4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5108-1/K·2250

定 价 32.00 元



朱新夏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於古人采銅於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將古人傳世之寶春判碎散不存於後豈不兩失之乎

歲次甲申錄備友武語
道甫先生雅正

八家集卷之八



序 言

上世纪90年代,有较多的文史知识分子写了大量的随笔,并很快结集出版。一时颺然兴起于文坛,成一景观。出版社亦纷纷组织套书应市,并给戴上一顶大体类似的帽子。名曰:《当代中国学者随笔》、《当代学者文史丛谈》、《历史学家随笔丛书》、《现代中华学人笔记丛书》、《京华学者随笔》等等。所收各篇,门类繁多。有掉书袋的,有即景生情的,有徘徊山水的,有针砭世俗的,有月旦人物的,可以说内容混杂,无中心主旨。因此,也引起一些批评。有一篇题为《关于学术随笔的随笔》,批评这类由学者写的随笔说:“既无学术,又不像真正的随笔;既无逻辑,也无灵性;既不严谨,也不潇洒……既不能给我以诗意的痛快淋漓,又不能给我以学术的严谨缜密。”这里似有一点误会。那就是把“学者随笔”与“学术随笔”混同了。因为二者是有严格界定的。“学者随笔”以身份定,而“学术随笔”则以内容定。“学者随笔”应当允许学者谈天说地、说古道今、追踪山水、评说人物世情等等,信笔写来,自成文章。“学术随笔”则应有以谈论学术有关之作为中心。如个人对某一问题的一得之见,友朋之间的学术交流点滴,掌故往事的订正纠谬,学者学行逸闻以及读书札记等等,均以有无学术内涵为指归。如果把前文改题为《关于学者随笔的随笔》倒是值得重视的一篇针砭时弊的佳作,足以引起我们这些拥有学者身份而正在学写随笔

者的思考。对于“学术随笔”，我仅读到过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文化随笔大系》，这套书的确是叙事谨严有据，文笔条畅清新，给人以大量的知识，开拓思路。让一些文史知识分子从呆板的纯学术旧框框中跳出来，发挥其启迪民智，传播文化的功能。因此我常想是不是能从大量的学者随笔文字中选辑一套学术随笔丛书，为随笔这一文学体裁拓宽发展道路。

时隔不久，我和中华书局的柴剑虹师弟，在闲谈他们汉学室工作计划时，偶尔涉及到编一套“学术随笔”的事。我说了我的想法，他很赞同，并提出由汉学室来落实。准备先从八十岁以上的老学者入手，组织六七位，编成一套，作为试点。不久，这一选题被列入中华书局的出版计划。我亦收到约稿信，决定加盟这套丛书。

我以是否有学术内涵为标准，从我历年所写的数百篇随笔中，经过认真精选，编成一册。但衡诸稿约的25万字要求，尚超出近十万字。于是再一次筛选，得二十五六万字。乃区为九卷，合成一书，题曰《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卷一《管窥蠡测》，为对历史研究及编纂的个人认识与学术观点；卷二《书山有径》，述个人治学道路与体验；卷三《撮其指要》，为学术性著述（个人及他人）所写的序言；卷四《激扬文字》，为学术性著述所作的书评；卷五《口讲指画》，为公开讲演、采访问答之有学术内涵者；卷六《旧事如新》，为谈论掌故，追述往事之什；卷七《吹疵摘瑕》，为自纠和评说论辩之作；卷八《流风余韵》，为仰慕先贤及怀旧思念之作；卷九《镂之金石》，为津门名胜古刹所撰上石之碑文。末附《我的学术自述》，略陈个人学术经历，俾读者有以知我。书既编成，复标以“学术随笔”之名，冀与“学者随笔”能分畛域。至是集是否能称“学术随笔”，则非我之所知，而犹待读者之判定。

2006年2月27日写于南开大学遼谷

序言

卷一 管窥蠡测

- 关于转型期历史的研究与编写 /3
- 中外文化的双向关系 /8
- 漫说海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方法 /12
- 20 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风云 /17
- 新世纪的修志思考 /24
- 继续加强清史研究 /28
- 关于新编《清史》的体裁体例问题 /31
- 说说新编《儒藏》 /42

卷二 书山有径

- 我和古典目录学 /49
- 我与北洋军阀史研究
——《北洋军阀史》的撰写缘由 /61
- 读书十谈 /67

夜读《史记》 重温题记 /72

治学宜冷不宜躁 /77

挑水还是倒水 /79

卷三 撮其指要

《中华幼学文库》总序 /83

《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日译本序 /87

《明代孤本方志选》序言 /91

《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序言 /93

《地方文献论集》序 /98

《中国文献学资料通检》序 /103

《清文选》序 /106

关于“书话”的话

——《来新夏书话》序 /109

《2000 中国最佳随笔》序 /112

卷四 激扬文字

读《弢翁藏书年谱》 /123

条分缕析 追根究底

——读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 /126

读《关于罗丹——熊秉明日记摘抄》的札记

——兼悼熊秉明先生 /129

重读《耕堂读书记》 /137

一部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字狱的专著

——读《戴名世年谱》 /141

奇人·奇书·奇作者

——读陈福康著《井中奇书考》 /145

一个参与中国政治的外国人

——读窦坤的《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政治》 /150

读《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 /153

日记与日记文学的融合

——读《徐志摩未刊日记(外四种)》 /157

不同寻常的研究

——评说《书楼寻踪》 /161

卷五 口讲指画

林则徐研究与林学研究 /167

关于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的研究 /171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人生感悟》专题访谈录 /177

藏书文化交谈录 /184

卷六 旧事如新

故宫与逊帝 /191

天津设卫筑城 600 年 /198

说题画诗 /202

豆腐文化三说 /207

卢沟还是芦沟 /214

“三甲”与“三鼎甲” /216

邮票的说古道今 /218

润笔与稿费 /223

番薯的引进 /226

腊八粥 /230

卷七 吹疵摘瑕

一字之漏 /235

历史与演义 /237

“全译”到此打住 /240

笑得想哭 /242

等身·半等身与二寸 /245

莫把旧事当新意 /247

一手二手与三手 /249

“文人相轻”与“文人相亲” /251

卷八 流风余韵

饮“贪泉”而不贪的吴隐之 /259

行己有耻的顾炎武 /262

纪晓岚还欠通达 /266

想起刘铭传 /268

一代译才朱生豪 /271

通俗史学家蔡东藩 /273

悲欣交集李叔同 /279

张东荪其人其学 /284

痛悼启功老师 /291

卷九 镂之金石

天津科学技术馆落成碑记 /297

津门挂甲寺沿革碑记 /299

重建挂甲寺碑记 /300

长寿园碑记 /301

天津大悲禅院沿革记 /303

附录 我的学术自述

卷一

管窺蠡測

关于转型期历史的研究与编写

历来研究中国历史大抵分为通史和断代史两大块。研究通史主要着眼于历史发展线索和分期分阶段,以及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研究断代史也多用力于本朝的兴衰治乱,对于统治权更替或社会巨变等转型期的历史则注意较少,其实转型期的历史是历史发展全过程中最富内容,最值得着眼的重点。

什么是转型期?这是近年来在讨论转型期历史时,为较多人关注的问题。曾有各种大同小异的说法,这里仅举二例:一位是美籍华人学者唐德刚教授,他在论述中国近代前期七十年转型期历史的专著——《晚清七十年》一书中,曾有所界定。他认为“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既是“瓶颈”,那么在历史潮流夹泥带水顺流而下时,必然会发生淤塞现象。历史本身就要求冲破淤塞而发展。唐教授解释这种冲出“瓶颈”的程序是:“在哲学上叫做‘突破’,在史学和社会学上则叫‘转型’——由某种社会模式转入另一种社会模式,以图继续发展”,并将转型限定于政治社会的转型。另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耿云志研究员,他在《史学月刊》主办的“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笔谈”上,曾经作过如下的界定说:“所谓转型,无非是指由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由以乡村为主体的社会转入以城市为主体的社会;由以家族与宗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转入现代的以个人及由个人的种种组合(职业的、团体的、社区的等等)为基本结构的社会;由封建专制的社会转入现代的民主社会,如此等等。”

对于这两位中外学者的说法,我认为尚需对转型期的限度作进一步的探讨。唐先生曾说:“政治社会的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各项相关事

务和制度的转型,例如日常家庭生活、婚丧制度、财产制度……都是激烈的,痛苦的。转变程序要历时数百年才能回复安定。”唐先生把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转型定在秦始皇的“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的大举动上,而这种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的转型模式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在西方文明挑战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而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被唐先生名之曰“历史三峡”,于是他接着说,“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耿云志先生在他的笔谈中也认为:“要实现这种转变是一个非常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历史过程”,并认为中国近代转型期“已走过160多年历程”。

我反复思考了两位先生的论述后,不由得产生一些疑问:是否只有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才是转型;二是转型期是否有一定的时间段落;三是历史是否总是一个转型接着另一个转型地延续着?如果按唐先生的说法,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仅只有两次转型,是不是太大而化之了?而转型期的延续动辄千百年,岂不又太长了些?如此说来,一部中国历史岂不成为一个转型接续另一个转型的转型史了吗?如果按耿先生的说法,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已经“走过160多年的历程”,那么1949年那次社会制度天翻地覆的转变,算不算转型?从而我对转型问题也产生一些肤浅的想法。

我以为所谓转型的含义,不仅只是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转换所发生的各种历史性变化,即使同一社会形态下的政权转移,即朝代与朝代间的更替,也应是一种转型。如在唐先生所举的两次大转型期的二千多年间的宋元间的三百年,亦应是经历了一个转型期。这三百年间有四个朝代交错更替,整个社会无论是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风俗、民情,都发生明显的变化。前有辽、北宋、西夏的三足鼎立,后有金、南宋、西夏的依次对峙,这两个大三角所发生的不停转型,其产生的变化,真如唐先生所说那样,是激烈而痛苦的历程,终于以元的统一而冲破了这个“历

史的三峡”,走向一种正常运行的历史轨道,难道说这三百年不是转型史吗?至于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那次大转型所显示的各方面变化,更为突出。我在《专论中国近代历史转型期的某些变化》一文中有所论及(《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1年5月),这里不再赘述。我以为只要有许多方面发生值得注视的明显变化或突变,甚至巨变,那就应视其为转型。这样,转型期历史的研究自然有其重要意义。

对于转型期是否有段落,我赞成唐先生“瓶颈”的说法,就是从淤积阻塞到被冲破顺流而下这一过程就是转型期,而不同意一个转型接连下一个转型的连续不断。唐先生在这方面的论述似感有自相矛盾之处,他在同一页上既提出自秦始皇以来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出现了“第一次大转型”,一直到鸦片战争才被迫做了有史以来的“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样一来,这个转型期岂不长达两千余年?但同时他又说:第一次大转型从“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 years 之久”,似乎转型又是有期限的。他对第二次转型,也设置了一定的期限,认为在正常情况下,“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福的了”,意思是“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但是唐先生的《晚清七十年》一书,专门写的是转型史,写到辛亥革命戛然而止,显然又把辛亥革命视作另一转型期的开端,辛亥革命结束二千多年封建专制体制,开启了民主共和国的新局面,的确有其转型的价值。如此看来,转型期似乎应有段落,因此,耿先生的“160多年的历程”,是否在1949年亦可增划为另一转型期?

转型期历史既脱开通史和断代史的传统轨道,那么应该怎样写这段历史呢?转型期的历史往往是比较纷杂,有的还是长期遭到漠视的,如十世纪至十三世纪的中国,是辽、宋、西夏、金四个政权纵横交错,并不停地转,而且一转百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风情,无不发生变化,真是头绪杂乱,色彩缤纷。一般史家也多以其有难度而不过多地涉及,特别是对西夏史事,更少论述。但一位史学圈外的工程师张贵祥先生以十年之功,把这三百年的转型史理得清清楚楚,写成近百万字的《大三